

幽怪錄
任氏傳
幽怪錄
錄異記

續幽怪錄
南柯記
杜子春傳
白猿傳

附拾遺·校勘記
續校及補校

下冊



任
氏
傳

沈既濟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前 定 錄

續錄（及其他二十種）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二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任氏傳

此據龍威秘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任氏傳

唐 沈既濟撰

任氏，女妖也。有韋使君者，名崑，第九少落拓嗜酒，其從父妹婿曰鄭六，不記其名，早習武藝，亦好酒色，貧無家，託身于妻族，與崑相得，遊處不間。天寶九年夏六月，崑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，將會飲於新昌里，至宣平之南，鄭子辭有故，請問去，繼至飲所，崑乘白馬而東，鄭子乘驢而南，人昇平之北門，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，中有白衣者，容色姝麗，鄭子見之，驚悅，策其驢，忽先之，忽後之，將挑而未敢，白衣時時盼睐，意有所授，鄭子戲之曰：「美艷若此而徒行，何也？」白衣笑曰：「有乘不解相假，不徒行何爲？」鄭子曰：「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，今輒以相奉，某得步從足矣。」相視大笑，同行者更相眩誘，稍已狎暱，鄭子隨之，東至樂遊園，已昏黑矣。見一宅，土垣車門，室宇甚嚴，白衣將入，顧曰：「願少踟躕而入。」女奴從者一人，留于門屏間，問其姓第，鄭子既告，亦問之，對曰：「姓任氏，第二十九，少頃延入。」鄭子熟驢於門，置帽于鞍，始見婦人，年三十餘，與之承迎，卽任氏姊也。列燭置膳，舉酒數觴，任氏更粧而出，酣飲極歡，夜久而寢，其妍姿美質，歌笑態度，舉措皆艷，殆非人世所有。將曉，任氏曰：「可去矣。」某兄弟名係教坊，職屬南衙，晨興將出，不可淹留，乃約後期而去。鄭行及里門，門扃未發，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，方張炭熾爐，鄭子憩其簾下，坐以候鼓。因問曰：「自此東，轉有門者，誰氏之宅？」主人曰：「此隕墉棄地，無第宅也。」鄭子曰：「適過之，曷以云無？」與之固爭，主人適悟，乃曰：

吁。我知之矣。此中有一狐。多誘男子偶宿。嘗三見矣。今子亦遇乎。鄭子報而隱曰。無質明復視其所。見土垣車門如故。窺其中皆蕪荒及廢圃耳。既歸。見峯。峯責以失期。鄭子不泄。以他事對。然想其醜治。願復一見之心。皆存之不忘。經十許日。鄭子遊入西市衣肆。瞥然見之。鬟女奴從。鄭子遽呼之。任氏側身周旋于稠人中。以避焉。鄭子連呼前迫。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。公知之。何相近焉。鄭子曰。雖知之何患。對曰。事可愧恥。難施面目。鄭子曰。勤想如是。忍相棄乎。對曰。安敢棄也。懼公之見惡耳。鄭子發誓。詞旨益切。任氏乃迴眸去。扇光彩艷麗如初。謂鄭子曰。人間如某之比者。非公自不識耳。無獨怪也。凡某之流。爲人惡忌者。非他。爲其傷人耳。某則不然。若公未見惡。願終奉巾櫛。鄭子許之。與謀棲止。任氏曰。從此而東。大樹出于棟間者。門巷幽靜。可稅以居。前時自宣平之南。乘白馬而東者。非君妻之昆弟乎。其家多什器。可以假用。是時峯伯叔從役於四方。三院什器皆貯藏之。鄭子如言。訪其舍而詣峯假什器。問其所用。鄭子曰。新獲一麗人。已稅得其舍。假具以備用。峯笑曰。觀子之貌。必獲詭陋。何麗之有。峯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。使家僮之慧黠者。隨以覘之。俄而奔走返命。氣吁汗洽。峯迎問之曰。有乎。又問曰。其容若何。曰。奇怪也。天下未嘗見之矣。峯姻族廣茂。且夙從逸遊。多識美麗。乃問曰。孰若某美。僮曰。非其倫也。峯遍摘其佳者四五人。皆曰。非其倫。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。則峯之內妹。禮艷如神仙。中表素推第一。峯問曰。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。又曰。非其倫也。峯撫手大駭曰。天下豈有斯人乎。遽命汲水澡頸。巾首縠衣而往。既至。鄭子適出。峯入門。見小僮擁篲方掃。有一女奴在其門。他無所見。徵于小僮。小僮笑曰。無之。峯周視室內。見紅裳

出于戶下。迫而察焉。見任氏戔身匿于扇間。崑引出。就明而觀之。殆過于所傳矣。崑愛之發狂。乃擁而凌之。不服。崑以力制之。方急。則曰服矣。請少迴旋。既釋。則捍禦如初。如是者數四。崑乃悉力急持之。任氏力竭。汗若濡雨。自度不免。乃縱體不復抗拒。而神色慘變。崑問曰。何色之不悅。任氏長歎息曰。鄭六之可哀也。崑曰。何謂。對曰。鄭生有六尺之軀。而不能庇一婦人。豈丈夫哉。且公少豪侈。多獲佳麗。遇某之比者衆矣。而鄭生窮賤耳。所稱慙者。唯某而已。忍以有餘之心。而奪人之不足乎。哀其窮餒。不能自立。衣公之衣。食公之食。故爲公所繫耳。若糠糲可給。不當至是。崑豪俊有義烈。聞其言。遽置之。斂衽而謝曰。不敢。俄而鄭子至。與崑相視哈樂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。皆崑給焉。任氏時有經過出入。或車馬輿步。不常所止。崑日與之遊甚歡。每相狎暱。無所不至。唯不及亂而已。是以崑愛之重之。無所吝惜。一食一飲。未嘗忘焉。任氏知其愛己。因言以謝曰。愧公之見愛甚矣。願以陋質。不足答厚恩。且不能負鄭生。故不得遂。公歡某秦人也。生長秦城。家本伶倫。中表姻族。多爲人寵賂。以是長安狎邪。悉與之通。或有妹麗。悅而不得者。爲公致之可矣。願持此以報德。崑曰。幸甚。鄺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。肌體凝潔。崑常悅之。因問任氏識之乎。對曰。是某表姊妹。致之易耳。旬餘果致之。數月厭罷。任氏曰。市人易致。不足以展効。或有幽絕之難謀者。試言之。願得盡智力焉。崑曰。作者寒食。與二三子遊于千福寺。見刁將軍緇張樂于殿堂。有善吹笙者。年二八。雙鬟垂耳。嬌姿艷絕。常識之乎。任氏曰。此寵奴也。其母卽妾之內姊。求之可也。崑拜于席下。任氏許之。乃出入刁家月餘。崑促問其計。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。崑依給焉。後二日。任氏與崑方食。而緇

使蒼頭控青驪以逐任氏。任氏聞召，笑謂崑曰：「諧矣！初，任氏加寵奴以病，針餌莫減。其母與緬愛之方甚，將徵諸巫。任氏密賂巫者，指其所居，使言徙就爲吉。及視疾，巫曰：「不利在家，宜出居東南某所。」以取生氣。緬與其母詳其地，則任氏之第在焉。緬遂請居。任氏謬辭以偏狹，勸請而後許。乃輦服玩，并其母偕送于任氏。至則疾愈，未數日，任氏密引崑以通之。經月乃孕。其母懼，遽歸以就緬。由是遂絕。他日，任氏謂鄭子曰：「公能致錢五六千乎？將爲謀利。」鄭子曰：「可。」遂假求于人，獲錢六千。任氏曰：「嚮馬於市者，馬之股有疵，可買而居之。鄭子如市，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，皆在左股。鄭子買以歸，其妻昆弟皆嗤之曰：「是棄物也。」買將何爲？無何，任氏曰：「馬可嚮矣。」當獲三萬。鄭子乃賣之，有酺二萬。鄭子不與，一市盡曰：「彼何爲而貴買？此何愛而不嚮？鄭子乘之以歸。」買者隨至其門，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，猶不與。曰：「非三萬不嚮。」遂賣登三萬。旣而密伺買者徵其由，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，死三歲矣。斯吏不時除籍，官徵其估計錢六萬，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。若有馬以備數，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，且所償蓋寡，是以買耳。任氏又以衣服故弊，乞衣于崑。崑將買金綵與之。任氏不欲，曰：「願得成制者。」崑召市人張大爲買之，使見任氏。問所欲，張大見之，驚謂崑曰：「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，且非人間所宜有者。」願速歸之，無及于禍。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。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緝縫也。不曉其意。後歲餘，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，在金城縣時，鄭子方有妻室，雖晝遊於外，而夜寢於內，多恨不得專其夕。將之官，邀與任氏俱去。任氏不欲往，曰：「旬月同行，不足以爲歡。」請計給糧餼，端居以俟歸。鄭子懇請，任氏愈不可。鄭子乃求崑資助。崑與更勸勉，且詰其故。任氏

良久曰。有巫者言。某是歲不利西行。故不欲耳。鄭子甚惑之。不思其他。與崑大笑曰。明智若此。而爲妖惑。何哉。固請之。任氏曰。儻巫者言可徵。徒爲公死何益。二子曰。豈有斯理乎。懇請如初。任氏不得已。遂行。崑以馬借之。出祖于臨臯。揮袂別去。信宿至馬嵬。任氏乘馬居其前。鄭子乘驢居其後。女奴別乘。又在其後。是時。西門園人教獵狗于洛川。已旬日矣。適值于道。蒼犬騰出于草間。鄭子見任氏歛然墜于地。復本形而南馳。蒼犬逐之。鄭子隨走叫呼。不能止。里餘。爲犬所獲。鄭子銜涕出囊中錢。贖以瘞之。削木爲記。迴覩其馬嚼草于路隅。衣服悉委于鞍上。履襪猶懸于鐙間。若蟬蛻然。唯首飾墜地。餘無所見。女奴亦逝矣。旬餘。鄭子還城。崑見之喜。迎問曰。任子無恙乎。鄭子泫然對曰。沒矣。崑聞之亦慟。相持于室。盡哀。徐問疾故。答曰。爲犬所害。崑曰。犬雖猛。安能害人。答曰。非人。崑駭曰。非人何者。鄭子方述本末。崑驚訝歎息。不能已。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。發瘞視之。長慟而歸。追思前事。唯衣不自製。與人頗異焉。